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三十二回 疑心成暗疾結將妹妹救親夫 幻術攝生魂請出娘娘招怨鬼

石氏與璇姑忙出房去，要叫應張媽，聽張老實喉中轉過氣來，張媽哭聲漸住，便縮住了口，悄悄的躡足而聽，見張媽低叫幾聲，張老微徵答應，想不妨事，方縮轉身回房，又待一會，見沒動靜，方才上床而睡。次日天明，石氏、璇姑出房幾回，不見開門。直到早飯時候，張媽才叫應，對石氏說是夫妻二人同時病發，不能起床，有米蓋在鍋裡，叫石氏自去煮吃。石氏不便問他病原，應了一聲就去燒煮。外面李四嫂敲門問信，璇姑開了，進來問知二人發病，報與公子。公子蹀腳懊惱，急取二枝人參，兩丸解藥，付與四嫂，令給老實夫妻分吃。四嫂領命來敲張媽房門，張媽低聲答道：「我下身癱著哩，掙不起來。這門門活絡的，你搖了開來罷。」四嫂把門搖開，也不顧老實在床，把參藥遞給，問他病勢。張媽道：「都是那兩丸藥兒，幾乎斷送了兩條狗命。如今兩個人癱了下半身，動抬不得，這怎麼處呢？」四嫂道：「你兩人且吃瞭解藥再處。」一面重進璇姑房中探聽動靜，道：「這張大爺合張大娘昨日好好的，怎忽然生起病來？」璇姑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四嫂是知道的，怎倒問起我們來呢？」四嫂見話裡有針，趁口說道：「這還怕不知道。人原是極空的，今日上床睡覺脫了鞋子，不知明日還下床穿得著穿不著哩！所以我說認不得真，該討快活。大姑娘，這書看過沒有？」璇姑道：「都看完了。」四嫂道：「這書比那兩部好看些嗎？」璇姑道：「四嫂拿來的書，自然一樣好看的了。只可惜枉費四嫂一片心機，卻碰著我們這樣蠢人，連四嫂說的那頑石還比不上來哩！四嫂，累你原拿了去，卻不要再費你手腳，又換啥仔好看的書來了。」四嫂知是齟齬機關，因扯著話道：「我原說不知道這書的好歹，快拿了去罷，不要惹惱了你，大大耳刮子打過來，打爛了這兩隻破蒲扇，拿啥仔去搨風爐呢！」璇姑道：「誰敢怪著四嫂，只是辜負了你一片熱心腸。你不要惱就是了。」四嫂一頭走一頭說道：「我是說頑話兒，你就是打我，我也要來的。不知怎樣的，見了你心裡就喜歡，還肯惱著你麼？」四嫂拿書進去，還了公子，把璇姑之事述了一遍，道：「小媳婦見人也見千見萬，從沒有見這等精靈古怪的女子。老爺有甚別的主意，再去打算，若單靠著這些引誘的法兒，怕是沒用的哩！」公子呆了一會道：「你且出去，等我再作計較，有用你處，你卻不可推辭。」公子打發了四嫂出去，暗想天下怎有這等人，竟是一塊死木頭，毫無生氣的，我看他眉目間那一種靈秀之氣，絕不似呆傻的人，怎麼聽了那般聲響，看了這樣書畫，竟得絕不動情的。「因隨手把書揭開，越看越愛，只顧不信起來。再看那一部時，見有一幅字紙露出些頭，取來一看，如兜心著了一拳，口定口呆，手足無措，天良忽動，反覆細看，滿頭滿背似百十桶冷水一桶一桶的澆將下來，寒氣入骨，毛髮俱豎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此女中聖賢也！我連城妄想圖謀，罪通於天矣！」因提起筆來在紙後寫道：

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婦。天道已見端，斯言誠不朽。小人度君子，窺天而自牖；磨乃益不磷，涅乃愈無垢。從茲一片心，廓然空所有。百拜受箴銘，前愆能贖否？

公子寫完，自己念了幾遍，收拾過去。良心一現，便覺從前所作之事沒一件打得過去，身子頓然疲乏起來，隨攜了書本到書房中，和衣上床，不情不緒的睡了。大奶奶出來看了幾遍，放心不下，喚醒公子，問為何早膳不吃，只顧沉睡。公子歎口氣道：「多管就有病來，你摸摸我頭上看。」大奶奶道：「我摸過兩遍，有些微熱，想是連日早起，冒了些風寒。」因吩咐家人請了一個醫生，吃了一帖發散藥兒，到得夜來，反是大熱不退。大奶奶著忙，叫了大姨、三姨同到書房相伴了一夜。次日又請了三四位高明醫生公議一方，也不過是解表寬中之劑，壯熱雖退，仍帶微熱。醫了兩日，總退不清，兼之心緒不佳，不貪飲食，日復一日，一個精壯後生，竟弄成弱症光景。

大奶奶求神問卜外補裡修，百般調理，只不見效，因拷問書童，才把圖謀璇姑之事吐出，道：「自從李四嫂給了回頭，便得此病。其中細底，須問李四嫂方知。」大奶奶吃驚道：「這是相思病了，怪是百藥無效。如今鳳姨、春紅俱死，何妨再添一妾？但他如此圖謀不能上手，可見其事甚難的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因急急的去叫了李四嫂來，四嫂也就不能隱瞞，只得從實說了，道：「小媳婦原怕夫人見怪，當不得老爺發起怒來，要把小媳婦立時攆出屋去。小媳婦男人又不在家，怎好到露天去睡覺？只得依了老爺，去做說客。那知這璇姑竟是一塊石頭，隨你花言巧語，休想動得他分毫。老爺這病若要他醫，只怕是斷斷不能了。」大奶奶道：「老爺去謀他，他還怕我不容，如今我去求他，他敢還有些活動呢！」四嫂道：「小媳婦聽老爺吩咐，也會假傳聖旨過的，當不得這個女子古怪異常，說他笨蠢，他又透骨聰明；說他伶俐，他又一味呆實。況他就是個降瘟癘的使者，惹他不得，從前二姨替老爺划策，不多幾天弔死了；聶道官替老爺設謀，得了白濁之症；後來小媳婦與張老實夫妻被老爺逼不過，也效些小勞，如今張老實是得了痿陽症了，張媽是下身癱了，小媳婦是成了乾血勞了，老爺也生起病來了，誰敢再去惹他？」李四嫂因八月十五夜裡那兩碗冷水正吃在經水將來，把經頭逼住，月事不行，噁心吐食，夜熱晝寒，所以說成乾血之症。大奶奶大驚失色道：「他一個小小女子，又沒神通，怎能使算計他的都招奇禍呢？」四嫂道：「小媳婦也想來，他兀會推天算地，怕不如桃花女，神通廣大，連周公都弄得七顛八倒。若沒有真武菩薩搭救，這性命就不能保哩！我們這樣千方百計去套弄他，他總不以為意，倒把算計的人一個個非病即死，這不是桃花女的後身嗎？」大奶奶急問怎樣推天算地，李四嫂道：「小媳婦也不知道，只見他桌子上畫著許多日頭月亮星宿的圖兒，老爺就吃了一嚇，說是在那裡推天算地，他就在這星宿裡邊弄點子兒符，敢就生災作禍起來。只怕也不要別的神通哩！」

大奶奶聽了這一席話，真如天雷劈腦一般，含著兩眶眼淚來勸公子，把四嫂之言述了一遍，自己又苦切勸解道：「據我看來，春紅這丫頭也不像短命的，怎就如此慘死？是他先開口稱贊，引動你的心腸，所以是他先得禍了。天下美貌女子盡多，你何必苦戀著他。只要你病好起來，我差人到蘇州、揚州各處去，包你討幾個絕色女子來伏侍你便了。」公子忽聞此言，知事已敗露，且心已皈正，正自心虛，便從春紅想起，果然始事與設謀協力之人一個也逃不脫，更是驚懼非常，哭著說道：「我從前愛他美貌，實是圖他，到後來已是收心，不敢再萌邪念。你若不信，那廚中《嬌紅傳》內現有和詩，你拿來看看便知我心跡了。但李四嫂說他竟有神通，能降禍害，如果是真，則我實為戎首，他之恨我更不比他人，我這條命是要斷送在他手裡，別無解救的了。」大奶奶淚如泉湧，忙取那詩出來，先看了璇姑一首，嚇得伸了舌頭，半晌收不進去；又看到後邊一首，暗暗點頭，呆想了一會，安慰公子道：「相公且免驚惶，總在妾身身上，包管他回心轉意，不來降禍於你。」公子驚訝道：「你與他未晤一面，未交一言，況這女子是再拿不定的，怎說得這般容易？」大奶奶道：「我看他這詩竟是女中聖賢，我以至誠動之，斷無不起惻隱之心者，待妾身竭力去挽回便了。」公子那裡敢信，但除此亦更無別法，因催促大奶奶去懇求。

大奶奶不敢怠緩，慌忙換了衣服，吩咐把住房的男人都教暫住牆門外一避，帶著丫鬟僕婦，拿了氈條茶具，竟到璇姑房中來。璇姑與石氏，自從張老實夫妻病臥，都是他兩人去燒茶煮飯，照管門戶，重新當起人家。卻喜公子有病，心上放寬；四嫂不來聒噪，耳根清淨，倒也安然無事。這日忽聽紛紛傳說，夫人要出來，定有緣故，正在猜想，只見許多丫鬟僕婦簇擁著大奶奶進房，只得起身相見。大奶奶把二人一看，估量著那年少不戴髻的是璇姑，暗忖道：「怪是相公百計謀他，春紅那雙眼兒也自嘖嘖歎羨，原來有如此美貌，真個我見猶憐。」石氏與璇姑把大奶奶一看，暗道：「容貌雖不甚莊重，卻也不輕狂，舉止雍容，果是大家風範。」大奶奶先開口道：「妾身不知二位降臨，失於迎迓，拙夫還有許多冒犯，更乞寬容。二位請上，受妾身一拜。」玉梅便把紅氈鋪下，石氏連忙去扯，道：「妾等係小家女子，何敢與夫人抗禮？妾姑年幼性執，或有衝撞公子處，還望夫人寬恕。」石氏、璇姑正在謙遜，那知大奶奶已跪將下去，只得急急跪下，拜了四拜。起來，大奶奶叫丫鬟撥進三張交椅，讓姑嫂二人上坐。石氏道：「夫人係何等之人，賤妾等敢於侍坐？」大奶奶道：「二位雖暫屈蓬門，俱是大貴之相，理該上坐，不必過謙。」石氏道：「就是夫人以貴下賤，也只可容妾等待坐，況且下榻於此，幸辱先施，何敢僭妄？」大奶奶道：「二位下榻之地即係妾家，賓主之禮是一定的，何須過遜？」石氏與璇姑告坐，大奶奶一把拖住道：「這是怪妾身沒有告坐了。」

二人又讓了一會，只得僭坐。丫鬟送上香茶，大奶奶把石氏細看，暗討：若沒璇姑在坐，也就是上等姿容了。復看到璇姑，真覺眉目之間有絕世聰明流露出來，越看越愛，幾如欲以目成，因說道：「妾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不知可好冒瀆否？」石氏道：「夫人有何見示？」大奶奶道：「此位想是令姑。妾閱人多矣，未見令姑之丰神暢朗、氣度沖和、麗若明珠、潤如玉者。而才逾謝女，讀佳句而神馳；節過共姜，聞人言而心往。昔人云：見江瑤柱未有不朵頤者，況麻姑麟脯、西母瓊漿乎？見慈雲而不拜，是人寶山而空手回者也。令姑姓劉，妾幸同譜，五百年前合是一家，意欲結為姊妹以表仰慕之忱，雖似交淺言深，實乃班荆傾蓋，不識可許蒹葭得倚玉樹否？」璇姑暗付：此惡奴苦肉計也。因正色道：「夫人乃月中仙桂，奴家係爨下焦桐，斥雁詎可依鵬，烏鴉豈堪逐鳳？齊大非偶，古有名言；結拜瀆倫，今有明禁。夫人雖雅意下交，奴家則何敢上瀆，這卻是萬萬不可。」大奶奶見璇姑聲色俱厲，悄然若失，沉吟一會，會過意來，說道：「姐姐莫非疑我以縞紵之辭，為蹇修之計乎？愚夫婦蒙你詩中之誨，感人心脾，拙夫既痛悔前非，愚妹更力圖後報，若所言非出衷腸，則天日在上，當使愚妹身首異處。聖人許人改過，姐姐豈絕人自新？」因把公子和詩朗吟一遍，道：「拙夫此時畏姐姐如明神，敬姐姐如嚴師，還敢有一毫不肖之心麼？望姐姐勿念前嫌，俯從鄙意為幸。」璇姑見大奶奶語意真誠，誓詞激烈，因謝罪道：「奴是驚弓之鳥，是以見木而號。今聽夫人侃侃之談，自悔奴家碌碌之見，尚祈原諒，勿以介懷。但結拜之事，究非正理。奴家寒賤，實恥仰攀，還望夫人憐察。」大奶奶沉吟道：「結拜既非正理，姊妹自可相稱，豈同姓之人亦作異姓稱謂耶？」因逼著璇姑改口，璇姑只得改稱姐姐。大奶奶連連答應，道一萬福，說是妾身癡長，竟是僭妄，改稱賢妹了。因復逼著石氏，石氏也只得叫一聲姑娘。大奶奶便連呼嫂嫂，一面吩咐家中備酒送來，一面叫丫鬟僕婦叩見。石氏、璇姑連忙去扯，卻被大奶奶攔住，只得受了。

大奶奶心愛璇姑，真如嫡親姊妹一般，百般親熱。璇姑也不免略致慇懃，講到後來，漸漸投機，連石氏也不記前嫌，坦懷酬答。須臾，酒席送來，便不甚推辭，照前坐下酌酒談心。飲過幾杯，大奶奶叩問璇姑，曆算之外還精何技術，璇姑謙說百無一能。大奶奶認是良賈深藏，因說道：「承賢妹稱我為姐，則拙夫就是姐夫了。李四嫂說他的病是賢妹顯的神通，望推愚姐之愛，寬其一線，使他病體霍然，則感恩不盡矣。」璇姑道：「李四嫂怎如此混說，妹子非妖非鬼，有甚神通？」大奶奶因把李四嫂之言略述一遍，道：「凡係設局哄誘之人，無不立遭禍害。賢妹既精於天官之學，豈不別有神通？你姐夫這病，自係賢妹所使，萬望開一面之網，生當銜環，死當給草，以報大德耳。」說罷滿面淚流，跪將下去。石氏與璇姑方始明白大奶奶此來之故。璇姑慌忙扯住道：「公子之病，實非愚妹所為。但心正則諸邪不入，公子只要牢守此心，止行正路，不蓄邪謀，則此心如日中天，一應邪祟皆始而退矣。愚妹既承姐姐台愛，從前之事俱可付之浮雲，即有伎倆亦不敢施，況本一無所能乎？」大奶奶大喜，致謝道：「只要賢妹果能忘情，愚夫婦就欽感不盡了。」於是金樽屢勸，玉箸勤催，笑口銜恩，歡容頌德，直飲到天街禁夜，漏滴銅壺，方才撤席而散。只苦了趙大等住房之人，在牆門外等得個不耐煩。

到了明日，大奶奶吩咐出來，姪奶奶與姨奶奶供給都在裡邊送出，吃剩的就給與張老實夫妻；又叫大姨、三姨出來拜見，諄諄致謝。真個事有湊巧，公子自得了大奶奶之信，安心調攝，胸無雜慮，這病竟一日一日的好起來。到了初九這日，病已霍然，兼值令節，大奶奶備酒與公子起病，午後又備一席盛席出來，與石氏、璇姑過節。席上便述公子病痊感激圖報之意，此番宴會比前更不同，大奶奶因公子病癒，有一片銜感之私；石氏、璇姑連日來承大奶奶相待慇懃，亦有綢繆之意。大奶奶出自名門，頗通古今之事；石氏、璇姑舊家根蒂，生性聰明，閨中互相師友，把祖父留下來的幾本破書，閒著就看，也便爛爛斑斑，有些古董在肚，不比那小家之女了。酒席之上，彼此酬酢，弔古攀今，竟結了閨中之契。

璇姑暗想：大奶奶資質甚高，亦通情理，因何一任公子胡為？君子與人為善，趁他悔心之萌，去感觸他一番。倘得反邪皈正，也不枉他慇懃下交之意。因遂慨然道：「愚妹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奉勸。」大奶奶不等說完，即拱手請教。璇姑道：「公子天資高妙。學問淵通，似應潛心經術，振起家聲，何苦養著這些妖魔外道，學那淫術邪謀？以致外壞人節，內喪己心。古人云：名教中自有樂地。豈可錯走路頭，自貽伊戚？神仙原屬渺茫，丹藥尤為謬妄。古來帝王服金丹而致死者甚多，現在張嫂夫妻與前日春紅姐，俱是前車之鑒。戀色者夭，此實至言。姐姐當力勸公子親正士、遠邪人，守身如玉，避色如仇，以邀來福，而免後患。在公子固不宜貪片刻之歡，貽終身之害；在姐姐亦不宜博大度之名，忘脫簪之義也。況那班邪道何所不為？即李四嫂說，聶元專哄幼童，所虧白濁之病，亦出自幼童之口，則其人可知，其餘亦可知。近墨既恐自污，養虎亦防反噬。更有逆徒凶盜，囹跡其中，一日事發，則公子實為逋逃主萃淵藪，愚妹竊為姐姐寒心。」大奶奶驚然失色道：「賢妹之言，字字金玉，此連氏祖宗之福也。愚姐向來如蝨處褲中，今蒙提耳，愧悔交集，當以賢妹之言銘諸肺腑，力諫拙夫改弦易轍，以避禍患。」因出席跪拜，道：「愚姐不遇賢妹則虛生人世矣！此恩此德何日忘之！」璇姑忙跪下道：「姐姐不棄芻蕘，方是聖賢學問。愚妹何知，亦庶幾愚者千慮之一耳。」說罷扶而起，重複入席。此時大奶奶尊敬璇姑幾如父母，璇姑感大奶奶易於轉圜，親之亦真如骨肉。石氏見璇姑一席之談，竟化誨得邪淫妖孽滿心歡暢，真個是酒逢知己、話到投機，不覺月進窗櫺，方才罷席。

大奶奶起身時向璇姑謝之又謝，進去備細述與公子聽了，又苦切勸諫一番，公子如大夢初醒，深悔從前，遂打算要回去道士。大奶奶道：「回是該回，但這些奸徒不可直逐。須得婉轉方好。」公子道：「我實因心在璇姑，這幾月來朔後望前的功期俱沒有過去。如今只消吩咐丹童透個風信，說我因憂傷人口，疾病纏綿，將來不修煉了，他們自然辭去。這不是善為之法麼？」大奶奶點頭稱善，因授意丹童。隔了幾日，果然聶靜等辭去，說要往天台。公子各致程儀，厚錢而別。聶靜等出來就去拜看靳仁，述知連公子灰心之事。靳仁道：「修煉之事，第一要有定力。這種沒傷僑的人如何學習？前日我同魏師去拜，那一種冷落光景，若不念從前相與，竟與他不得開交。三位原係故交，且屈在舍下叨教一二。」聶靜等此來，原為下榻之計，因謝了靳仁，同進丹房裡來。那丹房中除魏少陽之外，先有五個道士，連這聶靜等共是九人。當夜備酒接風，暢飲至二更而罷。次日，聶元把璇姑之事告知靳仁，以為贊見之禮。靳仁是色中餓鬼，聽見有如此美女，喜得抓耳撓腮，滿心奇癢，說道：「聶元兄，你有召魂之法，今晚且攝來一見，然後用計取之。」聶元道：「小道術尚未精，時常要召不上來，故前日沒為連君下此一著。」靳仁道：「現有魏師在此，他說是百召百靈的，兄可即為我致意。」聶元忙與少陽說知，少陽道：「連君所圖之人，本不應奪其所好，但他前番有心將我侮慢，其情可惡，且已叛教，便非同道，當為公子致之。」

靳仁聞言大喜。是晚即打掃一間靜室，鋪好床帳，備下一切應用法物。魏道步罡踏鬥，焚化朱符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把寶劍向空劈划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霎時起陣香風，風過處，現出一美貌女子，高挽巫雲，低垂蓮瓣，手執一枝皂色幡兒，款啟朱唇道：「法師有何法旨？」魏道把令牌一招，說道：「吾奉南嶽夫人之令，速往仁和縣連城家中，召取劉璇姑生魂至壇，勿得有違！」那女子答應一聲，倏然不見。候了半晌，魏道正要焚化催符，那女子已降壇前，回復道：「那劉璇姑本係貴人，且心正無邪，凜然難犯。此魂攝之不至，特來繳令。」魏道睜圓兩眼，連擊令牌，喝道：「令出難違，速往召來。如再不至，依律施行！」那女子蹙著眉頭去了。靳仁與聶元屏息而待，少頃，壁上忽發一道白光，光中現出一個女子，簪釵絡繹、羅綺繽紛。向壇中款款行來。魏道見那縹緲排，知是生魂已至，令靳仁向前迎接。聶元偷眼看時，見那女子滿面粉脂，體態妖饒，卻並非絕色，暗付道：「這等容貌還在鳳姨之下，怎連公子驚為天神？豈不可笑？」

那靳仁喜孜孜滿面春風，斂袖恭身上前迎接，不料定睛一看，竟是口定口呆，罔知所措。那女子見了靳仁，不覺剔起雙眉，怒容可掬。魏道見這光景，好生疑詫。只見靳仁脹紅了臉，說道：「這是拙荆，師父怎去攝出他來，令弟子羞愧欲死。快請吾師放回。」魏道聽了，老大沒趣，慌忙焚化退符，把魂退去，向靳仁深致不安，道：「女鬼可惡極了，當牒之酆都，重治其罪。如今貧道坐召，請一有力之神來攝，憑你大貴之魂，也不能違逆的了。」於是重複焚香叩齒、書符、結印，虔心禮請，一連化了三道朱符，只見滿室有光，異香馥鬱，梁間起一派樂音，地下鋪幾層花雨，一陣香煙，霧氣中現出一位美人，頭戴寶冠，身披縷絡，執著一枝青色魂幡，四邊掛有垂簾，上面罩著寶蓋，口中款吐鳳音道：「法師相請，有何見示？」魏道起身拱手道：「貧道奉南嶽夫人

之令，遣倩女去攝取仁和縣連城家中劉璇姑生魂，因彼力薄未致，故特啟請娘娘，望即為一行。」那姑娘手執魂幡，招颺而去。等了許久不見影響，靳仁請發催符，少陽道：「且慢，這是西漢王夫人，尊為帝妃，不可遽然催促。南嶽夫人主管天下女人魂魄，夫人豈敢違逆？只消靜候，必攝生魂至壇也。」轟元道：「弟子所召魂使，俱執皂幡，何故這娘娘手中卻執青幡？」魏道答道：「皂幡能召一切女魂，惟大貴之魂便不能致，故特請王夫人以青幡召之耳。」

正說不完，忽然窗外颳起一陣怪風，把八扇窗櫺一齊吹開，壇中那枝畫燭便自直滅下去，魏道急取寶劍劈划，燭燄復明，只見風中捲進一個妖燒婦女，赤著身軀，頸裡繞著一條鸞帶，兩隻眼睛、一個舌頭拖出來，竟有尺許，嚇得靳仁渾身發抖，那轟元瞥然看見，大叫一聲，仰跌在地，口吐白沫，不知人事。正是：

萬般孽帳從心現，一片疑團著鬼迷。

總評：

璇姑之詩，局外者見之尚有瞿然悚畏之念，況連城之局中且連遭淫禍者乎？初看如兜心一拳，細看如冷水澆背，自非下愚不移，必有翻然悔悟一機，非作者強情就法也。而立地翻空已另換一番世界。奇文大文。

良心一現，身子頓然疲乏，理極精微。書中屢示此義，讀者最宜著眼，勿負作者垂教苦心。

璇姑降禍之人，李四嫂從鳳姨數起，而大奶奶更首推春紅，始知春紅、鳳姨之死，特為璇姑療治連城之藥物耳。然非公子有「推天算地」之言，四嫂即無疑及璇姑降禍之意。方公子看屋漏時，正當作惡之初，而已伏悔罪反正是之恨。文心之龍蟠虎臥如此，文法之草蛇灰線如此。

公子之病因良心發現而起，得璇姑親口赦文，其病自愈，乃理有一定，非事有湊巧也。作者下此四字似欠斟酌，不知理固有定而事不湊巧，未必速效。「今且一日好是一日，至初九而病已霍然，非湊巧乎？」無此四字，便死便滯；有此四字，便活便圓。《春秋》責備賢者，予此書每吹毛以求，而疵類卒不可得。如此者，不一而足，聊於此乎發之。

璇姑規正一段，真屬龜鑑，乘以敬信畏服，故人耳如轉環。大奶奶結拜之意止求免禍，而因以反邪皈正，乃更得福。在事為意外之幸，在文為意外之奇。

文章不人人意中則不正，不出人意外則不奇。不正則無情，不奇則無文。惟人人意中而復出人意外，出人意外而仍人人意中，乃為情文交至。如連城百計圖謀璇姑而忽百拜受箴，此一意外也；璇姑拒連城，非彼即此，勢不兩主。而忽代籌邀福免患之計，此一意外也。

大奶奶與璇姑風馬不及，而忽結拜姊妹，此又一意外也。奇莫奇於此矣。而按之時勢，有一毫不合於情理者乎？情文交至，此所由卓絕古今也。